



教學辯

中

陽

仁濟

2224

2



仁信 13
2226
2

教學辭

姬路史氏 江戸 唐 公愷 鴻佐

周易有困一卦焉。承之以井。是學問之妙訣也。井通也。困而後始通矣。不困苦而通者。自非生知之聖。乃所得井泥者。未到清冽之泉也。聖人於困與井。不道學問之事。雖然。有爲者。譬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是爲棄井。何曾不言及乎。蓋憤_二悱_二。鑽仰瞻忽。莫非困者。方此時。豈非澤中無水乎。有所立而卓爾。得其方所。則困塞啟。而井泉通矣。故困大象曰。君子以遂志。志之所遂。所謂及泉也。泉始達矣。則澤之所覃。何限。故彖曰。井養而不窮。是非孔孟之爲萬世教學宗師。而其澤之浸潤乎後。

昆耶。若夫稱力不足而自畫者。稱倦於學。請休於農。及請學稼為圃者。困而終矣。志不遂者。不以足淑一身。何況望養而不窮乎。冉求樊遲當時憤懣之言。得孔子激厲而有進長無疑說已見。

生知安行。聖人之德也。雖周公孔子之賢。方其學也。未嘗不因苦勉強者。何也。倫理之常者。可生知而安行。而名物度數。至禮樂之大者。歷數聖人而所制作。雖周孔天縱之聖。何敢不學而能乎。故孔子問禮樂於老聃。襄弘問官於郊子。適宋杞求典籍遺老。讀易則韋編屢絕。猶有假數年之嘆。周公勤勞苦楚。於易乃有爻辭之作。書則無逸酒誥諸篇。詩則七月鴟鴞東山諸篇。何曾非學殖之所發乎。而必思兼三王施四事。夜以待旦。二聖

尚且如此。況其它邪。有若似聖。方其學。罷困思卧。因瘁掌自勵。蘓秦雖小人也。奮其官游。讀書倦頓。錐股自懲。董仲舒三年下帷。韓退之十年對檠。范文正以水沃面。司馬公以鈴警睡。楊龜山肘不離机。三十年。許魯齋隆冬盛暑。不廢書。年四十。猶童習。薛德溫焚詩賦。務正學。寢食共廢。豪杰有為之士。槩如此。所謂不欲一日僂焉。如不終日。呂覽。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而問。是雖由論語附會。其沈潛或當然。

文王自日中昃。不遑暇食。是恤天下。惠鮮矜寡。固當然。實人君之標準也。如秦始皇衡石量文書。隋文帝衛士傳餐。是雖非專學問上事。未必非不遑暇食之遺意也。至唐宣宗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乃是優然帝

王好學之事。宜矣。其稱小大宗也。

胡寅

明仲

者。安國

康侯

之庶子也。少桀驚難制。因閉之空

閣。上有雜木。寅數旬。盡剗爲人形。安國謂。當思所以

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年餘。悉成誦。遂爲名儒。楊維

禎

廉夫

其父宏。築樓鐵冶嶺。

明史鐵崖山中

繞屋植梅。聚書萬

卷。太其梯。輾轡傳食。

明史逸事

俾誦讀。五年。遂爲元末

明初。名士冠冕。此二父。教其子。或抑其勁。或展其才。

共使成器。能苦學。而自忘其所苦。奇矣。爲人父者。亦

當相其子才性。念所以教之術也。

子思欲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甯越之學

也。以人之三十年之功苦。十歲而成之。故棄耒耜。而從

文學。僅數歲。爲周威公師。荀卿五十而始學。蘓洵三十

而讀經。皆鬱爲大儒。故學者不患才之不贍。年數之不

足。而志之不奮。是憂已。

學有難易。未遽銷沮畏縮也。所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之側微也。帝二女九男。先臣妻之。後遂登大位。尊寵如

此。何也。非以才質之偉也。能好問也。察邇言也。耕稼陶

漁之日。集衆善以爲大善也。會衆智以爲大智也。是舜

之可跂及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言曰。徐行

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其徐行者。豈

人所難爲哉。不爲而已矣。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子之

意。平坦明快。如此。何疑之有。若夫堯之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舜之納於百揆。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是豈學而可到哉。跂而可及哉。雖孔子亦然。其自稱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安之。亦或可跂求而庶幾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務。不爲酒困。豈是中才之所甚難爲乎。亦孔子比況勸人爲之。猶孟子孝悌爲堯舜之意矣。後人過深解之。竟謂此事似易實難。大失孔子立言之旨也。若夫孔子之德。顏子所觀。高堅瞻忽。曾子所稱。江漢秋陽。子貢所況。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孰敢庶幾其髣髴乎。堯舜孔子之可學可望者。固自有在。不辨其難易。一切絕望聖賢。則始不如不學之爲愈矣。

朱子謂豪杰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杰

者。陸象山深服此言。實名言也。雖然。聖賢豪杰。何敢別等品。孟子稱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似斥太公伯夷之屬。先乎文王而生者。乃豪杰亦聖賢之異稱已。若以後世人情論之。如管仲。或近於豪杰而不聖賢。不識其事霸功。求速成。安小器。最見其不豪杰處。孟子則不然。天下紛騷擾之日。思一行王政。救塗炭之民。化功利之弊。爲仁義之俗。齊梁之君。不足以行之。則退修孔氏之遺緒。芟楊墨榛莽。以建明萬世教法。其所自期。亞孔子已。是之謂真豪杰矣。宜夫其視敬仲氏如土苴也。後世教學之道。壞亂萎靡。而韓昌黎張膽明目。有以白之於世。是繼孟子者也。程朱

諸公於人少許可者。獨有取於韓氏。為此故也。孟子亦稱

陳良為豪杰。是比不待文王者。較輕。蓋聖賢之稱。亦輕重互用。

朱子同時。聲名粗侔。旗鼓相當。亦有陳亮同父者。與朱子交通。互相規切。當時不相忌諱。豈同人于野之道。與陳同父曰。因我眼之偶開。而三三附耳而語。悉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謂二千年之天地無入是議理學諸公也。然稱朱子為泰山喬嶽。則非褊心者。朱子曰。真成英雄。却從戰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夫氣血龔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言實刺陳亮之項門也。而他日朱子謂如陳亮辛棄疾。朝廷善用之。必有所濟。亦可見平心相待矣。聖賢英雄豪杰。稱

謂雖異。其實不殊。後世有能奮追古人。皆聖賢也。英雄也。搯腕切齒。撫劍疾視。酗酒使氣。是屠門之客。不齒於士林者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如此者。雖孔子也。亦難其教之。蓋玩愒歲月。苟安游惰。是所謂逸居無教。駸乎化禽獸者也。故曰。學如不及。又曰。夙夜匪懈。靡忝爾所生。又曰。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俛焉。日有孳。斃而後已。夫飽食逸居。無義無教。猩能笑。鸚鵡能言。人而禽獸之心。其忝所生。汚祖宗。孰甚焉。故周公曰。無遑曰。今日耽樂。匪民攸訓。匪天攸若。嗟以天子之至尊。一日耽樂。非天之所若也。況凡庸

學修之士乎。荀卿曰。學始乎爲士。免於禽獸也。終乎爲聖人。至成已成物之極也。荀卿與孟子。其言多背。仍有學爲聖人之一言焉。可見人爲堯舜之說。當時儒家。心折孟子之言矣。

今之學者爲人。汝母爲小人儒。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德者得也。學而得乎身也。謏聞寡見。無所包畜者。不足以潤其肌膚。何況爲人師乎。故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而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不足。以美七尺之軀矣。旨哉。蘭陵之言。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

也。法而易言也。楊雄之言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已听不欲。勿施於人。不簡而易用乎。不要而易守乎。日月星辰。天行也。孝悌忠信。人行也。炳而易見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言稱古昔。法而易言也。楊氏又有取四重。去四輕之說焉。蓋擬五美四惡而言。其說曰。言重則有法。輕則招憂。行重則有德。輕則招辜。貌重則有威。輕則招辱。好重則有觀。輕則招淫。並論語中。各處散見之意。而約收之也。言學者宜慎舉措。蓋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近者乎。故樞機之發。榮辱所係。差之毫釐。誤以霄淵。其可輕發乎。白圭之詩曰。斯言

之玷不可爲。南容三復之。孔子知其免於罪戾。禹謨亦云。惟口出戎興好。夫言語通好。是其用也。或有失誤。卻至生罅隙。構甲兵。可懼如此。節。大象云。慎言語。節飲食。此有深意。飲食入口。以養軀命。言語出口。以通交權。而失節過度。皆足以斃身招亂矣。凡出入之類。並不可踰其節。而先就其切近者戒之。

劉禹錫蘓子瞻諸公屢以詩受謫。亦言語不節之禍也。如朱子大賢。又與張南軒屢相齟齬。胡澹菴薦詩八十人。朱子與焉。大以爲憾。烏知當時不爲言語不節之悔乎。朱子世上無如人欲險之句甚薄澹菴

富鄭公以守口如瓶自警。或是傷弓之禽也。余別有

論。見文集。古人有無口瓶。沒字碑之謂。乃深默不言。亦非修爲君子也。古人之於言語。唯戒其粗率而已。擇而出之。何不可之有。故曰。談言中微。可以解紛。何必不言。是貴。孔門四科。言語固在。四方專對。賓客應接。辭令言語。豈可少哉。世疾利口捷給。專尚箝默。竟。是山林獨善。不足濟用。亦不可不思也。春秋之世。列國聘問。最重此二事。鄭國之政。爲命碑。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子產潤色之。衛靈之無道。仲叔圉治賓客。習應接。不失諸侯驩心。國賴不喪。言語辭令。時用之大。如此。若夫寡默飾陋。高賢標榜。所謂沒字碑也。荀卿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隱與瞽。發之未中者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飭之也。是巧乎逢迎人意。求必投合。諂諛之事也。故曰。穿窬之類也。蓋口之為禍。不過諂諛。諛妄。二塗而已。其雖間諂諛。傾覆家國。亦此過甚者也。若謂。爭諫。切。忠告。諄。善誘。言語焉可廢。

荀況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響矣。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楚王使葉公沈諸淶。適使於齊。其事重矣。子高憂適不安。就孔子而問之。孔子告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或更人而傳焉。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兩怒。多溢美溢惡之言。凡溢之類。皆妄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言語之妄。不但弄假為真。凡加一分減一分。亦皆妄也。傳常情。不傳溢溢。最得其要矣。

教人有法語。巽與之說焉。上卷亦論方正端莊之言。人未嘗不畏敬而懼伏焉。獨奈遽從之。則進退踟躕。如天地間無所錫手足者。乃向所畏懼者。稍。解弛漸至。忽忘遺失。故其言雖正。未見其功也。巽順假與之言。乃好色可

矣。好貨可矣。好田獵音樂亦可矣。彼之所好。不敢禁遏之。因欲以勸我所教誘。成就材器也。彼若愚騃而不悟。唯肆其所欲。長其所好。而不思藉之別有所以濟。則天地間之一蠹螻也已矣。馬之能日行千里者。必日食粟數鍾。不食數鍾。乃不能致千里。若夫徒食其粟。而不致其力。人亦徒募其力。而不假其粟。豈道也乎。異與之言。與馬粟也。欲成其材器。乃求千里之能也。且夫千里之騏。未經馴練。不免乎蹄齧。唯藉楚鞭策。以威御之。或至橫佚。法語之不可恃也。或放之啗草飲水。從其欲。時導之。適其飢飽。以驅馳之。可以遂千里之良矣。是異與之有益於育才也。故法語以經之。異與以緯之。表裡交修。

剛柔相濟。教護成育之法。思過半矣。

漢武帝崇尚儒雅。天下翕然鄉道。董仲舒對帝曰。今陛下至德昭然。殊方歸誼。然而功不加百姓者。殊王心未加焉。汲黯對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飾仁義。安做唐虞之治哉。申生曰。為政之道。不在多端。顧力行何如耳。並是侃正言。所謂法語也。武帝項門受一鍼。聳然畏服。其病不速愈。至東方朔枚乘鄒陽之徒。諧譁婉辯。滑稽脂韋。諷喻相雜。輪臺之詔。始下矣。開邊之師。始罷矣。兵役之苦。解矣。滑稽譎諫。異與之流。亦足挽回失誤矣。故曰。法語異與。猶寬猛之相濟。可以補偏拯枯也。若夫司馬長卿之賦。勸百諷一。死

而立能者從之。此術也。後世註疏語錄之學盛。學者無復發神采。鑒智寶。真可爲長太息矣。子貢論貧富之無驕諂。孔子以好禮樂道。論之。則曉切磋琢磨。進德之無已。子夏問素絢之詩。孔子論之。以繪事後素。則悟禮義可以飾忠信矣。二子聰明秀特。蓋平日磨礪以待。一得夫子之誨。早有啟發也。故孔子並稱其才敏。古人教學。其道可觀。後之從之。短氣迫逼。爲得其道乎。將爲信聖人乎。

晉趙鞅

簡子

將試諸子才否。乃召告之曰。吾藏寶符於

常山上。先得者賞之。諸子馳登常山。求之無所得。母

邱襄子

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邱曰。從常山上。

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果知母邱賢。乃廢太子伯魯。以母邱爲嗣。衛石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上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乃不佩玉。而石祁子兆矣。以爲嗣。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夫趙襄子。石祁子。獨具靈識者。讀書處事。欲不墜人後。二子宜師法矣。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邈世不見知。而無悶。人不知。而不愠。聖賢學問之極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師服惠伯將肆之市朝。孔子止之曰。道之行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魯平公將就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

克告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我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何與。孔孟懷抱。與天地同量。項三言語。不啻蚊虻。與世無怨尤憤悶。氣象涼廓。何等高爽。凡讀書志道者。宜寡欲克己。以養成所以公怨尤憤悶者。否則於得喪之際。失措敗頓。却不及庸人之有知解者。是可警也。唐韓愈退之。於道如有見者。宋諸老先生。論聖學承統。以此繼孟子也。而其伏光範門下。上書宰相者。三。頗為亡羞惡。廢耻。比之孟子辭齊梁。厚聘。何啻霄壤。曹子建曰。自銜自售。士女醜行。為退之者。不小。自省。何也。其與陽城書。責其失諫議職。周匝緻密。方躬居史館。反含糊隱默。至答劉希仁書。歷言丘明以下。直筆遭禍事。

真是婦女情態。終又為柳子厚所窘。乃其實胸無定見。如公怨尤悔悶。毫所不諱。後世操觚家。亦當重懲創。余曾有詩云。苦取寒蟬攻諫議。文章光燄襲高雲。翹然一樹河東柳。留得螳螂却擊君。較存風刺之意。不怨天。不尤人。聖人境界。至其莫如何。雖非聖賢。亦自然怨尤之念。公矣。是亦世事煅煉。張子厚所謂憂戚王入者。適與聖賢同光輝也。詩人怨國政曰。出自北門。憂心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怨而亦慰。是無怨尤也。作此詩者。其知道乎。將歷百折千磨。到此乎。真是胸襟冲脫。後世想見其人矣。但忝離之詩乃曰。悠。蒼天。是何人哉。是

怨天尤人。詩人哀宗周覆隆。口氣所至。不得不然。孟子曰。過大不怨。是愈疏也。

道之在人。猶日星麗天。道之有污隆。猶日月之有薄蝕。星辰之有孛逆也。夫薄蝕孛逆。宰執不可不修其所以救之也。道之污替。掌教者不可不講其所以奮之也。而是在上之權也。盖在上之人。克明其德。以照臨四方。事無廢墜。則五教敦矣。四維張矣。日月因以清明。風雨因以順行。百姓入安。五穀豐熟。人皆可以爲善。屋比可以爲封也。道之在人者。未始有生滅。而因時污隆顯晦。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或非其人。則日月不爲明。教學不爲舉。殆將使人爲鬼爲蜮。可不畏哉。蓋爲鬼爲蜮。非爲鋸

牙長爪。變相詭貌。含沙射影。唯是內行濁亂。帷簿不治。佞媚毒人。讒邪害良之類。是也。昔羲和棄其職。日月失其行。民神雜糅。亦言教法之壞亂也。日月有常行。豈恃羲和整頓乎。民人雜糅。亦言六氣不正。寒暑逆行。疫鬼爲祟。人人肌膚。轉染成病者也。道之廢興。固與天地陰陽相通。豈可忽諸。

天下無無眼之人矣。不見日月。則梟也。天下無四蹄之人矣。不行人之行者。馬牛也。不教則不知道。不知道者。不覩日月也。不學則不知人之行也。坐視人之爲梟。非不仁邪。自化爲馬牛。非不智邪。人或耻爲不仁不智。而爲馬牛。爲梟之羞。毋乃喪心乎。楊雄曰。日有光。月有

明三年不見日。視必盲。三年不見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精苒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禮記曰。人之無學也。猶瞽之無相。偃二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苟有志於學。雖晚暮猶可矣。師曠曰。老而好學。如燭燭之明。不亦愈偃二乎。暗室摸索。顛蹶困頓。邪。

後世人欲甚熾。天理殆滅。天下滔二為利趨。其卑陋者。姑飾天爵以為人爵之媒。黜儒棄之。說聖經賢傳。教詩賦文章。日媚彼純袴貴游。為醉飽富積之謀矣。良家子弟之俊爽者。於文墨事得一知半解。則其交游輕薄。煽動以為才士。於是虜驕日加。橫溢日甚。蔑視儕輩。侮弄

庸衆。驕溢之甚。遂至盪家產。失基業焉。徇觀者不察教者非其人。妄意謂學問文藝壞了人家子弟。乃視儒士如腊毒。過其門。猶顰蹙疾走。若將浼焉。是亦因噎而廢食。懲熟羹而吹冷鑿。勢之所至也。此弊古蓋有之。呂覽云。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懷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則戰國之時。書生輕薄已然。在今何怪。

漢高祖不事生產作業。陳平家貧。不事事。陳蕃不掃一室。此數事皆書生不治家事者之所以藉口也。試問後生能有漢高陳相才幹否。有仲舉器識否。

教者不必約束人於繩墨中。必能使綽綽有餘裕。而後業可就矣。才德可長進矣。據於德。依於仁。承之曰。游於藝。游字可玩也。古之業。就六藝學焉。依六儀做焉。非如後世專攻心性焉。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進有正業。退有居學。書冊琴瑟。交互錯習。自不生倦厭。不覺慣熟。故曰。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師不能誘其徒弟。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雖不肖者。猶向勸之。為之苦矣。雖賢者。猶不能久。善求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此言出。呂賈之客。或古遺言。游於藝。六藝也。後世學問。專為讀書一事。則詩賦文。

翰。亦文藝也。文章是不朽盛事。必習熟。可以供它日述作之用。學者雖精通。雖博識。不能文章。拙於自運。猶有口不能言者。是謂啞儒矣。如詩賦。雖屬閑事。亦足發才思。通人情。亦游藝一端也。程子以此比玩物喪志。後世拘儒。禁絕學徒。勿作詩文。其實藉程子一言。以文其陋也。乃亦程子之罪人也。夫學者。就書冊。講義理。非不可。然專就箋註語錄。沈潛思索。却為一勃窣理窟之人。不迂則僻矣。用之吏務。最拙。翰旋。其在鄉曲。意尚狠戾。學而到此。抑何益。蓋不讀史。不作詩賦。則於人情世態。毫無知解。元平不過為木強人也。王荊公當國。停詩賦之科。專以經義取士。舉子

加不才暗陋。安石憤謂。本欲變學究作秀才。却變秀才做學究。可見詩賦之學。為空疎。而其實可以長才。經義之學。似實用。而適足以委靡人物矣。余送詩佛老人游加

賀序詳言此意見文集

古之教。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當其可。之謂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相觀而善。之謂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燕辟。逆師廢學。絕而

不通。故君子居必擇鄉里。仁為美。擇而不處仁焉。得智。遊必就士。居此國也。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敬業樂群。學者之事也。故曰。鳥獸不可共同群。若屏居無友。久不聞剏切之言。輔仁之道。餒乃躬將駸。然就下流。是所以子復喪明。大服曾子誅責也。

學者不啻博知聞。繕德性。亦所以堅肌膚筋骸之束也。故君子莊敬則日強。安肆則日偷。不欲一日使其躬。僥焉苟且。如不終日。必仰高山。行景行。俛焉自強。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死而後止。道則高矣。美矣。如登天然。夫學道者。終身之業也。或半途而廢。中道而止。與道離邪。猶魚之失淵。獸之出壙。身焉得安乎。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

半。又從而怨之。其從師也竄。而欲學之功。從師也淺。而欲學之深。耕禾而鹵莽。其實亦鹵莽。報之。耘蔬而滅裂。其實亦滅裂。而報之。用心則不專。就業則不疾。其終不成。非師之咎。羿逢門。不能以撥弓。曲矢中微。王良造父。不能以毀輿。辟馬致遠。堯舜盛德。不能以化菟。瑣陰譎之民。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問仁不同。其告之。或曰。愛人。或曰。言詡。或曰。恭寬信敏惠。或曰。如見大賓。承大祭。或曰。先難而後獲。或曰。克己復禮。問孝不同。其告之。或曰。無違。或曰。父母憂疾。或曰。無改父之道。或曰。色難。荀

卿亦有知於此。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

東方曼倩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杜元凱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伊川先生愛此語曰。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唯作一場說話。務高鶩遠而已。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揔是實。後生好高徒。如游心於千里之外。然已身未曾有所遷。乃依然故吾也。

伊川侍講哲宗嘗聞其漱水避螻螳稱之爲及物之仁矣。一日講罷未退時帝尚幼忽起憑欄拗折桺枝伊川進曰方今春氣發生不可無故攀折上不悅溫公聞之蹙頰曰如此則使人主益厭儒士是事出馬永卿邵博等所記程門學者或謂無此事然馬邵皆宋人相去不甚久遠何以知其非誣伊川果有此事何叢脞委碎之甚無彼優柔之意與曩日之言不相酌邪可謂賢者之過矣雖然此誤亦本於漢儒祭義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言託於孔子夫剪伐樹木何係仁孝而孔子發此言邪麒麟稱仁獸不啣生草不蹈虫蚊皆漢儒妄言然伊川螻螳桺枝之見全出於此是欲誘其

君於仁厚不得其方法也大抵漢儒荒誕迂闊却致誤

道學諸先生不得不提撕而辨駁之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是經濟之道

與仁孝諸德絕不相涉

成王幼剪桐葉以爲圭錫叔虞曰以此封汝史佚因

以實之誨成王重其言慎其舉也蓋叔虞早晚可胙

茅土也故史佚竟成之苟以懲父成王以政爲戲也

伊川諫哲宗拗折桺枝夫天地生發之氣不爲一桺

枝而撓哲宗嬉戲非閔國體與成王桐葉之事小大

懸殊夫史佚贊襄未必得其當試使伊川侍成王剪

桐葉之日處之當何如留以待後人擬議成王之戲本出呂覽

史記說苑並原于此恐亦齊東野人之語未必信有此事

道將以濟天下。學將以拯生民。其任重矣。其責大矣。天將降大任於我。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而後增益不能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奮發興起。或驗於人之顏色。聲容。而後開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有良劍。不加砥礪。則不能斷犀革。有良馬。無銜轡之制。鞭策之威。不能致千里之才。縱性情。安恣睢。不知義方者。小人也。鶴鳴之詩曰。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夫王者溫潤堅緻。若兩塊相磨。反不相濟。姑假石之。龕礪。以此磨礪。可以成器矣。譬之君子脩德。必更歷百折千挫。辛楚艱難。而後光彩煥發。膚理堅密。可以爲無雙國寶也。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亦可馴致焉。

禮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法。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武王之於太公。皆以尊下卑。其禮儼然如此。況入學受業者乎。至六國分爭。秦并天下。斯文滅息。逮漢興。孝武立大崇信儒術。勸以官祿。天下翕然鄉學。訖於平帝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寢盛。師法猶存。王莽更始之際。天下瓜分。糜沸。光武本儒生。及中興承統。未及下車。而先訪求儒雅。於是學士避騷亂。抱圖書。逃山林者。又雲集京師。嚮宇之政。稍復舊。至安帝益衰。學舍頽敝。鞠爲茂草。至黨事

起名士廢逐尋之董卓擾京盜賊橫行典冊文章攫奪割散縑帛圖書大者連爲帷蓋小者裁爲膝囊乃典籍之厄又一秦矣儒術師法之壞極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何問其生之先後乎故無貴賤長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

彼與彼年相若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柳宗元謂韋中立曰僕道不篤業其淺亦不敢爲人師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以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二而東如是者數矣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皇吠噬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苟亟來以廣

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公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東京之後。師道壞矣。禮所謂師嚴而道尊者。無復覩矣。韓公因李蟠從游。復古師道。而當時物論。如子厚所云。人情不服。可想見。故張籍李翱之輩。文辭之間。稱韓公為兄。不免於時弊也。宋慶德中。泰山孫明復。傲然自奮。又以師自居。石介贊成之。世亦驚異。及理學諸公輩出。雖師資之禮隆。恐非西京以前之規模。似少雜釋氏之風習矣。

柳宗元曰。教人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大中而已。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夫教誨之法。何曾以切到為不可乎。懼其橫失也。顏淵知東野畢之馬必逸。其說曰。昔舜巧於使人。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故無佚民。無佚馬也。今東野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而不已。安得不佚乎。教人亦然。孟子論治心曰。勿忘。勿助長。勿若宋人揠苗。欲長而反槁之。顏孟之言。可服膺矣。

田開子見齊威王。威王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之遊。其說奈何。開子曰。臣聞之祝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耳。黃帝將見大塊於具茨之山。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因又問為天下之

道童子曰。夫爲天下。亦奚以異於牧馬乎。亦太其害馬者而已矣。是皆蒙莊寓言也。而牧羊之鞭後者。牧馬之太害之者。亦可爲教誨之詮矣。

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爲能。是學爲之地也。苟無學以知道理。雖士亦安得不亡恒心乎。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充足。雖凶年。猶可一家聚首。而驅而之善。治國導人。亦如此而已。孔子適衛。見其庶。乃曰。富之。而後可以教矣。荀況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楊雄亦曰。古者之學。耕

而養。三年通一經。有產而學。乃非汲汲欲速成者。優游涵養。可以成才器也。後世學徒書生。徃無產流離之子。欲假此以入仕途。濟功名。故患得患失。鄙猥之態。殆可厭矣。掌教者之所宜加意也。

宋時大學書生。除夜各齋祀神。用棗。

早子。荔。離枝。蓼。

了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識也。偶出游西湖。則不至

三賢堂。夫樂天東坡大賢君子。和靖亦風流才子。書

生之所宜尸祝尊奉也。而不往賽者。爲落。

樂同音。醑。落。落。醑。

蘓同音。醑。醑。貪寒。淪。淪。淪。故也。其急於穀祿。無識度。愚惑

之甚如此。

夫子不語怪力亂神。所謂語常語德語治語人也。語者

以此為誨者也。如神仙浮圖、長生服氣、天堂地獄之說，是怪亂之屬也。而天地間斷為無神怪者，亦阮瞻無鬼之餘嗜，而非達觀之士也。周易諸書說鬼神者，不一而足。且如魯語所載，孔子辨墳羊、辨長狄之骨、辨石罅桎矢，雖夫子亦非絕而不言也。蓋世間未嘗無神怪，若局於耳目所聞見，凡希觀之事，皆為誕妄者。蠡測井蠅也。至周語，丹朱之神，馮房后生穆王，鄭語龍烝化為婦人，荒誕極矣。左氏果良史，不宜記以欺後生也。蓋當時采哀諸國記傳，未經刪削者。春秋傳間有涉神怪者，然無如國語之甚。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小道或謂農圃鑿卜，或曰百家衆技，鄙意謂農圃鑿卜，共

是民生日用，不可闕者。且各有常業，士君子何曾為之。如樊遲之問，唯一時憤悱所發。百家衆技，莊周門人言之。戰國時始有之，乃二說並不妥。小道蓋謂陰陽小數也。班孟堅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是子夏所謂小道，必此類也。呂覽曰：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即陰陽小數。其來舊矣。後世宅相方位之屬，最其瑣尾者也。蓋其投合人欲，便取功利，於是雖學士大夫，一或染之，意中纏繞，遂大啗術士欺誑，終身不解，嗟可慨哉。而往其家艱難相尋，無毫黍福利矣。其人內無所守，外無所植，徒恃郭廓之協吉，即宋

人之美積也。無忠信誠慤。又無陰德陰功。妄求福祥。上天之所不祐也。不啻此已。其說支離鑿枘。有可發笑。嚬者漢世之忌。以東益宅爲大禁。而淮南之書。反謂西益宅太不祥。劉安班固。同是漢人。其抵牾如此。亦何適從。術士誕妄。固不足論。賢知之士而惑之。何也。其競利之心。眈眈目。四方上下易鄉也。

褚少孫曰。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取婦。可否何如。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山。天人家曰。小吉。大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詔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其衆說膠亂如此。

行險徼幸。居易俟命。子思之言。煥如觀火。藉陰陽小數。以庶幾福利。權門託足。以覬覦榮達。並是小人之行險也。苟無躁進競望之意。則居易安命。何曾不可。跂及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弄威福。大臣莫不交好。唯辛毗不與。交曰。孫劉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真快語也。能有此見。斷而後可。免淺術者賣弄。劉宋時戴法興與戴明寶。巢尚之。親任專權。頗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微諷之。覬之以辛毗此言答之。如辛毗願有定見。真不移者。

子復曰。仕而優則學。二而優則仕。此言或爲親老祿仕。無優游學習餘暇者而發。否則學熟而後仕。古今常法。先仕而後學。子復之言。勸人躁進也。論語何以錄之。果

有此理。則季路有民人社稷之言。子張學干祿。孔子何以絀之。漆雕開未能信。孔子何以稱之。孟子復之意。學而後仕。一入仕途。則荒廢舊學。不復習覆。既得人爵。早棄天爵。薄行之甚。故發此言。以警後進也。

周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世臣巨室。如晉六卿。魯三家。皆席寵從政。絜不由學。僭越為風。不自知其姁陋。如三家雍徹。使其小有學識。豈不省知其詩句之甚背戾乎。蓋不學無知。慣而不察。致陷大過。試疏舉其不學。魯宣公如楚。鄭伯勞于郊。仲孫矍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孟僖子病。曩日事。乃講學之。又屬孟懿子。南宮敬叔。學於仲尼。晉景公使隨會平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般登。武子私問其故。王召武子曰。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又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謂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陰人。而况君子之學乎。魯之大夫。晉之上卿。絜是不學。聘問饋相。不能專對。成王曰。不學牆面。方此類之謂也。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不說學之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大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子路有民人社稷。可仍以為政。何必讀書之說。孔子以佞者黜之。益成括小有才。不讀書。不知大道。孟子知其必見殺。好知不好學。其弊蕩佚。至係罪累。其唯學邪。庶幾乎其免。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雖曾子亦疑其懈弛。不識明宣學於曾子之動作色容。可謂實學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聖學之真詮也。設使博文而匱孝悌之行。雖多亦何以為。蓋學者知也。知之者。將行之。知而不行。未為實知也。子思有審知篤行之說焉。非

審知者。不足及篤行也。其行之作輟無常者。職由其知之未審也。是王陽明之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說也。玩左氏所記。如周內史過。魯太史克。晉史蘄。史墨諸人。皆博通多識之士也。蓋大夫而有學。故為史職。理當然已。列國大夫。賢者不匱。而季札叔向子產。最其撰也。季札賢而識。叔向雅而文。子產博而達。襄公時。季札來聘。就叔孫豹。請觀於周樂。聽列國之風。預知其隆替。適衛視其多君子。論國未有患。適晉言其政萃於三家。或雖是左氏潤色。要可知其賢矣。至叔向子產。各是上卿大夫。職務多端。猶以學相劇切。虛已求益。並忘其勢。視後世矜重飾陋。色莊無識者。何啻天壤。晉平公有疾。鄭伯

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告之甚詳。且云。此二者不及君身。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節宣其氣。勿有壅閉。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君有四姬。其無乃是乎。四姬有省猶可。否則殆矣。叔向曰。善哉。晉侯聞其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是羊舌肸不知爲不知。不揜拙護短。最見其有量。子產婉曲其辭。而言晉侯之疾。出於蠱惑焉。是或叔向之所欲道。子產以發之。後世佞諛爲風。躡杏背憎。使人無聞其過。真可嘆也。

鄭國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徯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明哲之上。慈良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誨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盍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是叔向能進

規誨之言。不醜交誼。其言諄。二儒雅。固有至理。從政者。宜反覆玩味矣。公孫僑之博通。羊舌肸之典雅。孰非學問涵養之所致。

晉悼公時。范句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如晉。子西相之。子產寓書于西。告宣子。范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是以遠至邇安。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宣子悅。乃輕幣。是亦子產侃。二謙論。能拯諸侯之患也。子產作封

洫。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有孰殺子產之謳。三年又誦之。有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田疇殖之之言。

襄公三十一年。商鞅開阡陌。似因

子產封洫。加潤澤。鞅曰。民不可謀。始可共樂。成此語。亦似觀於子產之一詛一視而發。

又作丘

賦。國人誦之。有已爲蠆尾。以令於國之語。子產曰。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

也。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吾不遷矣。

昭四年。魯梓慎。

鄭裨竈。善於天象。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梓慎謂。諸侯有火災。裨竈言。子產曰。宋衛陳鄭。

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蓋

謂天災流行。非禳所息。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果火。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亦勸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定十五年仲尼使賜。不幸言而中。遂不與。亦不復火。鄭大水。龍闕于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昭公十九年凡此諸事。子產得於博聞。而達識不惑。卓有見者。非如拘儒迂士。汨沒陳編也。大人之學。當以子產為標準矣。愚有子產論一篇見于文集古昔公卿大夫之以賢稱者。絜皆學問修熟。能矜式遺訓之謂也。非如後世裁有才辯。雖不學無術。賢稱加之。

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康王命畢公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所謂古訓。何也。虞夏之書。殷周遺典。是也。其能通典籍之義。達先聖之道。是其所以稱賢也。故尹吉甫之美樊穆仲也。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小雅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仲山甫薦魯孝公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公。周語也。夫仲山甫以身之所踐履。又知魯公之所以賢也。可見賢者。必該學而稱之。春秋之前。諸侯賢者。莫曆聖武公若焉。楚左史倚相曰。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又作懿音抑戒以自儆。申公子亹聞之。亦自知其過。乃驟見倚相受誨。夫武公之不以老自弛。固足稱曠古之賢。加之學問文章。鬱茂光華。詩人美之。作淇澳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圭如璋。如金如錫。是言修省攻苦之功。不以年齒廢。竟成悉憫赫喧之德。其最所優。在寬綽戲諢之量矣。今人儀表堂。似成德君子者。能有寬綽戲諢之優游乎。唯威儼猛厲。使人不欲相親也。其通調和解。巧言笑者。果有悉憫赫喧之德乎。放浪自肆。壞義方耳。如衛武公。其能學皋陶九德者邪。

武公所制。有賓之初筵焉。有抑焉。曰。賓之初筵。溫

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二。曰。既醉止。含其坐遷。屢舞僊二。載號載呶。亂我籩豆。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其能寫醉客狀態。歸之令儀。以不禁禁之。雍容不迫。君子口氣也。如抑詩。其十二章。皆與典謨訓誥。虞夏之文。吻合契同。今摘其一二。抑二威儀。維德之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德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諸言。亡論確當精醇。其誘掖輔

導之篤。忠厚霸然。天生斯人。幽厲之世。有以撐拄周家也。且如白圭。章南容三復。孔子知其免。以姪妻之。屋漏。章子思奉以緣飾中庸。有德者必有言。是謂不朽矣。

學者之病。在拘泥執滯也。苟無靈識。幹旋之所讀之書。所記之事。皆足以失事機。過舉措矣。是求智適愚。求通適塞。武弁之家。輕侮儒士。蔑視典籍。職是之由。漢三年。項籍圍高祖。滎陽。酈食其進謀曰。秦無道。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今復能立六國之後。比殷之立祀。周之封宋。其君臣必德陛下。莫不願爲臣妾。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高帝從之。趣刻印。張良來謁。高帝方食。即告

此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陛下事太矣。因借前箸。發八難。謂天下游士。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其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事太矣。是酈生儒士之見。晦乎形勢。殆敗而公事也。石勒胡羯。目不識一丁。然亦有聰明不蔽者。每在軍中。令誦讀。聽之。嘗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止。乃曰。賴有此耳。是其裁識。與子房合。宜夫。其一時竊據神州也。

世龍僭帝。嘗謂徐光曰。朕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

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自許過甚。然仆墻壓死王衍。責以名義。識度亦端矣。天生英物於胡羯。適見中國氣運之替矣。霍光受孝武顧命。輔昭帝。廢昌邑王。又擁立宣帝。其勤勞之大。比伊尹周公。不爲虛誦。而其妻私酖殺許皇后。謀以其女爲后。光後知之。欲自發舉。不忍猶與。遂立爲后。光卒。亡幾一家喋血。故班固曰。霍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沈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裁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所謂不學無術者。何也。不知周易盈虛損益之道。處悍妻之逆謀。無大義滅親之斷。濡滯遲疑。身亦染

汚其惡。竟罹族滅。故不學者。不啻當身誤事。又使鬼神毀而。詩曰。亡念爾祖。聿脩其德。戒不學無術也。

張忠定

詠

與寇萊公

準

布衣之交也。萊公常兄事之。

忠定嘗與門人李旼等。惜其仕進太早。功業甚速。忠定在蜀還。萊公時爲宰相。臨別顧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更無它語。萊公訣後。取漢書讀其傳。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蓋垂崖望萊公之以功名始終。故雖大任之日。猶勸其從事學問。可謂忠厚矣。

宋太祖欲號年乾德。趙普輩亦贊其美稱。後覩一鏡。背有乾德二年鑄字。大怪問之。陶穀即云。蜀王孟昶有此號。年號乾德。孟昶以前有之。詳余隨筆中。於是有宰相宜用讀書

人之嘆。然年號雷同。非必治化闕典。宰相不學。其害何可勝言。

不學貽笑。世不置其人。然於四維五品。畧無乖盪。何

必病焉。今姑舉一二。以勗博通。有以王莽紫色繩聲。

為面色聲容者。北齊一士人有以班固與孟堅為二人者。

張由有以蹲鴟芋為鴟鴞惡者。蕭吳有不知金根車。

改為金銀者。韓昶子有錯用錫錫為治療者。戴元禮

醫

堯舜之聖。猶以臯夔稷契為師友。都兪吁咈。皆其相切
磋者也。夏禹繼之。伯益臯陶亦師友也。殷湯太甲。以伊
尹仲虺傳說甘盤巫咸之屬。為師友。至周。即閔天泰顛

散耳生太公望。文武之師友也。而周家損益夏殷。文德
始隆矣。故孔子稱郁二乎文哉。蓋禮樂制度。一王之綱
紀。經文王周公。森然具陳。所以超越夏殷也。故文王之
詩云。穆二文王。於戲緝熙而敬止。疊二文王。令聞不已。
皆言文王之所以為文。經緯天地。而重光於后稷大王
王季也。成王之始即位也。自戒詩云。維予小子。不聰敬
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成王自奮自期之辭。
所謂光明者。文武周公也。文王之緝熙。繼光大王王季
也。成王之緝熙。重明文武周公也。周家尚文。重學問。可
以槩見矣。其建國之制。比夏殷較弱。然綿力支持。不至
遽摧折者。文德之使然也。文柔之制。武毅。伯益贊禹。干

羽降苗。是其効也。文王伐崇。七旬不克。退修文德。據壘而降。李氏將伐顓臾。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子思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之強也。文德寬柔。非資益師友。從事問學而可得乎。三代聖君賢相。敬天職者如此。後世專論門地。恃閥閱。而後此道賴矣。學者鼓篋讀書。夜思以通之。詩賦文藝。羽翼以該進。夫讀書必求精通。則字句之際。不得不三致思焉。雖然。絲分縷折。叢脞煩細。以談心性之微。爲至高者。却是空文。非實行也。不如史冊涉獵之。猶有得也。作詩賦者。競巧爭奇。擬唐比宋。一字未安。寢食共廢。攻藝者。固非粗心可就。雖然。勞於文藝之末。經術踐履。毫無所得。亦何益。

